

諸位法師，諸位同學，請坐。請看《大經科註》第五百七十頁倒數第五行，從註解看起：

『善護口業』下六句，「表菩薩身口意三業清淨。三業之中」，則以『善護意業』為首要。「是即菩薩善護己念之正行。由於深契中道，正定常寂，了達真源，遠離生滅。自然遠離一切煩惱之垢，是以意業」，『清淨無染』。經文三業的排列順序，跟一般經典稍稍不同，一般經都是把身擺在第一，口擺在第二，意擺在第三，這個地方口業擺在第一。我們看到這經文，會聯想到必定有用意，沒有用意不可能隨便改動順序，改動順序一定有很深的意思。一個頭、一個尾往往都是最重要的教誨，口業放在第一，我們會感覺到口業最容易犯。人不能不說話，說話就是口業。怎麼叫善護口業？不妄語、不兩舌、不綺語、不惡口，這叫善護口業。妄言是欺騙別人，這是造孽。罪業的深重要看動機，要看對人傷害的程度，程度裡頭有空間大小不同，時間久暫不同，所以果報差別很大。這都是我們不能不知道的，否則的話，這三句做不到。這三句是修行的大根大本，內容就是《十善業道》，叫身三、口四、意三。

口業很複雜。言語，我們已經養成習慣，從來沒有注意到我們這個言語說出去之後有什麼影響，是善是惡自己真的不清楚，何況深遠的影響更不知道。佛菩薩說話，句句都是利益眾生，不是利益眾生的他不說，沒有言語。身業是為一切眾生做示範的，意業是念念想著一切皆成佛，這還得了！沒有一絲毫的惡念，沒有一絲毫的分別執著。所以念老在註解裡頭首先給我們講意業，也有道理。意

是念頭，念頭是因，身與口都是聽命於念頭，念善，言善、行善；念不善，言不善、行不善，所以念比什麼都重要。身口意，意總是放在最後。菩薩知道善護口業，特別提出一句『不譏他過』，別人的過失不能說。特別是現在這個時代，因為這三種業，不善造到極處，才感得社會混亂、天地不寧、災難頻繁，全是不善業的招感。我們讀這三句經文感觸非常深。阿彌陀佛他在因地就做到，圓滿的做到，所以才有那麼偉大的成就，極樂世界。我們想往生到極樂世界，我們的身口意要跟他靠近，盡量靠近，不能違背。靠近有難處，你對這個造惡的人寬宏大量，那個受害的人怨恨到極處，他念念想報復，我們現在講原諒他，他能接受嗎？確實很難接受。他是為他個人想，他受的傷害太大，太痛苦了；菩薩是為一切眾生想，不是為個人。造作極重罪業的人，他也是眾生，他也有佛性，他也有本善，為什麼造這麼重的罪？一時迷惑，闖下了大禍，還不知道懺悔。

在現前這個世界上，以中國傳統文化來說，這是中國千萬年老祖宗世世代代教化後代，沒有中斷過。這當中只有奉行程度上不相等，太平盛世認真去做、去奉行，亂世的時候馬馬虎虎，不認真去做，這種情形，但是到我們這一代沒有了，斷掉了，沒有人講倫理，不懂，沒有人講五常、四維、八德，這些東西對現在人來說太生疏了，聞所未聞。現在人心目當中所謂的人生觀、價值觀，它不是中國的，外國的。誰來教他們？今天最大的老師是媒體，電視在教。哪一家不看電視？哪個人不看電視？看電視不知不覺的就全學來了。電視內容是什麼？教你殺盜淫妄。好的沒有教，壞的教全了，全世界人都在學，你有什麼法子！所以現在人不懂得真妄，不懂得邪正，不懂得是非，不懂得善惡，甚至於連利害都不懂得。父母教不了孩子，老師教不了學生。這個是人間幸福的根源，是德行的大

本，這個東西沒有了怎麼辦？現在的人沒人管了，倫理道德沒有了，因果管不了，不相信，法律管不了，沒人管了。到沒有人管的時候老天就來管，老天管這個事情是不得已，人自作孽。

我們生在這個時代，想想真是非常幸運，我們遇到了佛法，遇到了大乘。不管怎麼樣，學得怎麼樣，像不像，另外一回事情，能遇到就是有福報，跟佛有緣，這一生縱然不能成就，阿賴耶識裡頭種了善根，來生後世決定有一天要成佛，這是肯定的。如果在這一生當中想成就，那就得講相應的。經教，這是入門的地方，不懂經教你不能入門。印光大師在《文鈔》裡頭說得好，佛法八萬四千法門，門門不離經教。世尊在世，辛辛苦苦四十九年講經教學，我這一天四個小時，釋迦牟尼佛一天不止，我們給他估計至少十二個小時。他上課教學並沒有教室，常隨弟子是由淺而深慢慢的提升。除常隨弟子之外，臨時來學的多，絕對比常隨眾多，來跟佛住兩個月的、住三個月的，跟佛住二、三天的，住一、二個星期的，這樣的人太多了，川流不息。有問題都得請教，佛都要教他。這些人男女老少、各行各業什麼問題都有，我們看《阿含經》就知道了，佛確實慈悲到極處，不厭其煩，一樣一樣都給你講清楚，都教你，真不容易！佛滅度之後，我們要想學佛，無論學哪個宗派，無論學哪個法門，印光大師說，都要從經典下手。經典要是一竅不通，你學什麼？佛都不會念。念佛也要懂得五經一論，這句佛念得才相應，所謂「一念相應一念佛，念念相應念念佛」。你經教不通，念得不相應，有口無心，古人說，「喊破喉嚨也枉然」。經教要不是這麼重要，佛何必那麼辛苦講了一輩子，一定有他的道理在，我們不敢疏忽。

修行實在講，十善業是根本的根本，這個地方的三句就是《十善業道》，教我們怎麼落實。落實裡面的方法很多，這裡只提出一

句，最重要的總原則、總綱領，不譏他過。不譏他過就不會跟人結怨、結仇。很多的冤仇，跟人結些冤仇都是講話不小心，說的人無心，聽的人有意，造成了怨恨，造成生生世世的果報，起因是偶然、無意。這樣的事情在歷史上比比皆是，所以佛在這提醒我們。

我們年輕的時候學，老師常常提醒。老師教學，我都看出來了，我們班上人不多，二十幾個人，老師有幾個同學，五、六個，老師對他們不客氣，非常嚴厲，有打有罵；有二、三個同學，老師對他們非常客氣，從來沒有說他們的過失。我進入那個班裡頭，我看到很納悶，老師對人怎麼不一樣？我也不敢問，被老師看出來了。有一天叫我到房間裡，告訴我，他問我是不是有疑問？是的。老師告訴我，那個嚴厲管教的是真想學的，打他罵他他沒有怨恨，他感恩，感謝老師，那種人要打要罵；那幾個很客氣，那不行，你要說幾句重話臉就紅了，心裡就不高興，那就結冤仇。我才恍然大悟！班上二十幾個同學，老師對每個人不一樣。這就讓我們想起古人講的因材施教，他有幾分誠敬教他幾分，他只有三分誠敬不能教他四分，教他四分那一分是多餘的，他裝不進去；他有十分誠敬不能教他九分，教他九分你對不起他，他還可以裝一分。同學，每個人根器都不一樣，老師各個都知道，這樣的老師到哪去找！現在一般學校沒有。真正想學的人也沒有了，真想學進步很快，肯定的，他誠敬心足，他真學到了。佛法，當然最好的，活學活用，學了之後馬上就可以用上，這真正叫學佛，不是搞佛學。對於人情世故看得很透徹，那就叫看破，真相了解，自己怎樣應對，這是真實智慧，這是真實之利。

我在前面跟諸位說過，東方，我們疏忽聖賢教育兩百年。前面一百年疏忽，還有說的人，但是做的人很少；後面這一百年，民國，不但沒人做，說的人沒有了，連講經的人都沒有了。我學佛的時

候，可以說講經的人沒有了，出家人講經蜻蜓點水。在台灣還有些講經的老法師，一年請他來一次，講一個星期、講半個月，他一年能講幾天？頂多二、三個廟請他，他一年總共加起來不會超過兩個月，十二個月有十個月不講。在家居士講經更少。李老師講經，一個星期一天，一年大概是四十五個星期，因為過年過節要放假，一年不到五十次；一次一個小時，一年不到五十個小時。他兩個小時，一個小時翻譯，所以實際上一個小時。我們就曉得問題出在哪裡。

我學會了，到台北，台北幾乎天天講，老師聽到了非常驚訝。老師講過，教給我們過，但是沒有叫我們真幹。他給我們講，「拳不離手，曲不離口」，唱歌的人天天吊嗓子，天天要唱，三個月不唱就唱不出來了；打拳的人每天要練，三個月不練生疏了；講經亦如是，要常常講。老師那時候教給我們，一個星期至少要講一次，一個小時，我們才不會把它丟掉。我在台北，講得最多的時候是一個星期三十多個鐘點，兩個星期等於李老師在台中講一年，所以我的進度快，講經的時間多。

這是章嘉大師教的，他教我學釋迦牟尼佛。我知道釋迦牟尼佛一生講經，開悟之後沒有停過，講經教學四十九年。所以我知道佛教是教育，佛教是教學。出家是什麼？出家就是做一個最好的老師，而且出家這個老師是義務的，不收學費，認真教學。這個成就很快就出現了。我在台北講《仁王經》，那是我講經的第十二年，遇到甘珠活佛。甘珠也是老朋友，那個時候五、六年沒見面，在仁王法會裡面碰到了。他告訴我，你這麼多年講經（那是第十二年），你命運完全改了。我們不知道，他知道，他告訴我，你命裡短命，命裡一點福報都沒有，他說你這麼多年講經的功德，你的壽命會很長，你的福報很大，這都是講經修來的。我們自己完全不知道，我

們自己一無所求。

當年護持的這個人太重要了，韓館長，沒有他們夫妻兩個護持，我這條路走不通。那逼著只有還俗，要不還俗那就得去趕經懺，這個寺廟都歡迎、都接受。寺廟不接受講經的，認為講經要賠錢，沒有收入，經懺佛事是有價碼的，所以知道困難，太難了！可是我們對於現實狀況不能有怨言，不能輕慢，要知道它為什麼會演變到這個程度？有歷史的因素，不可以怪任何人，世世代代慢慢疏忽，變成這個樣子。日本人對佛教的疏忽四百年，中國佛教跟日本比的時候還好，稍微好一點，它比我們還比不上。可是早年，四百年前，日本的寺廟法師都講經。你看日本人的著作不得了，《無量壽經》的著作三十多種，中國《無量壽經》的著作兩種，遠遠比不上日本人，念老在這個註解裡頭引用日本的著作很多。這是我們不可以不知道的。

心量要拓開、要放大，要原諒一切造作惡業的眾生，決定不能夠輕慢他，對他要尊重。我們自己要做出好樣子，希望慢慢感化，他也能回頭。但是，深入經藏的確不是一樁容易事情，搞佛學不難，學佛真難！學佛跟佛學兩回事，這一定要知道。佛學院很多，是佛學，不是學佛。現在許多大學，哲學系裡開的有佛經課程，那都是佛學，不是學佛。方東美先生我佩服他，他是由佛學入門，最後學佛了，到晚年學佛了。中國人常說量大福大，跟什麼人都別計較。我常說，毀謗我的人、侮辱我的人、陷害我的人、障礙我的人，都是善人、都是好人。為什麼？他磨鍊我，看我禁不禁得起考試，結果我考試統統及格，他們都是我的好老師。不給我這個機會，我怎麼知道境界提升了。所以你看，從換一個角度來看不都是好事嗎？沒壞事！德愈積愈厚。如果遇到障礙，心裡就有怨恨，那我們的德就愈來愈薄，就往下墮落，錯了！佛法是不斷向上提升，看一切

眾生真的都是諸佛菩薩，無論他是善、他是惡。就跟夫子所說的，「三人行必有我師」，三人是我一個人，一個善、一個惡。善人，跟他學；惡人，看到惡好好反省，有則改之，無則嘉勉，他也是我的老師。兩個老師是平等的，恭敬是平等的，禮拜是平等的，供養是平等的。只有一樣，稱讚，對於善的稱讚，對不善的一句話不說。除了不稱讚之外樣樣都做到，平等！

念老這裡這個說法也很好，三業當中當然最重要的是意業，是起心動念，這個非常重要，所以善護自己的念頭，這是正行。由於深契中道，正定常寂。這是功夫，這不是普通菩薩，普通菩薩做不到。深契中道是什麼？二邊不著，這心地不但清淨而且平等，心在定中。什麼叫定中？不受外面境界影響，外面的境界善，不生貪戀；外面境界不善，不生怨恨，永遠保持自己的清淨心。境界都是在考驗的，看看你會不會受它干擾，會不會受它影響，到不受外面境界影響心就定了，這叫三昧常寂。所以深契中道是因，這是看破，正定常寂這是果，這是真放下了。

了達真源，遠離生滅，這是法身菩薩的境界，這不是普通人。了是明瞭，達是通達，真源是什麼？迷妄的根源。我們迷失了本性，什麼時候迷的？怎麼迷的？把這個東西都找出來，那就行了。這個佛經上講得很清楚，真很清楚，但是聽不懂。佛在大乘經上告訴我們，怎麼迷的？「一念不覺而有無明」。這我們常聽，老生常談，講經的法師都會說，可是有沒有懂？不見得。為什麼？他如果懂得他就遠離生滅了，他沒有遠離生滅，我們就知道他會講，他不懂。古來祖師大德這麼說我也這麼說，我這個說法有根據，有經典做根據，這哪裡會錯？真沒懂！

那個一念不覺，為什麼會一念不覺？幾時一念不覺？佛說了，無始。無始我們就誤會了，大概是時間太久太久，說不出來了，叫

無始，意思都搞錯了。我們搞了這幾十年搞明白了，無始是什麼？根本沒有開始。這個以前老和尚沒有跟我們講過，以前老和尚跟我們講的一樣，很久很久、無量劫以前。事實，事實也是無量劫以前，但是不能這個說法，這個說法不是佛的意思，佛的意思，那個無始就是沒有開始，沒有開始，所以它叫妄念。如果有開始那是真的，那不是假的，它是個妄念，是一念迷惑。所以佛在《楞嚴經》上舉的比喻，那個比喻好，「演若達多，迷頭認影」。要講演若達多迷頭認影也不好懂，我們跟這個有非常接近的例子，舉這個例子大家就很好懂，一說都明白了。

我們生長在抗戰時期，中日戰爭的時候，那一年民國二十六年，盧溝橋事變，那一年我十一歲，念小學。抗戰期間，小學五、六年級就是高小，五、六年級就有軍訓，因為打仗，小學五、六年級就開始有軍訓，中學的時候童子軍都有軍訓。軍訓裡頭有緊急集合，這門課程常常是演練的，哨子一吹，三分鐘，學生隊就要排好，趕到操場去排隊要排好，緊急集合。緊急集合的人，有些同學慌張，哨子一吹就迷了，服裝要整齊，他是整齊了，結果怎麼樣？到處慌張，人家問他幹什麼？你有沒有看到我帽子？到處問。人家把他頭上一指，你帽子不是戴在頭上嗎？這叫迷頭認影。你看帽子都戴在頭上，他忘掉了，到處找帽子找得一身大汗，怕遲到，怕受處分，結果帽子戴頭上。佛說，那個無始無明就像這樣的。

可是這一迷，他不會覺悟，覺悟就沒事了，覺悟就成佛了。可是這一迷之後，這一念迷沒有原因，但是他念念迷，他一直迷下去，那這就麻煩了，這就變成什麼？變成十法界，變成六道輪迴。現在要回頭，從理論上講，佛法告訴我們，只要你能夠把起心動念、分別執著放下，你就恢復了你的大覺、本覺，那是什麼？那成佛了。不起心動念是最難，如果這一點做不到，可以做到不分別、不執

著，那你成菩薩；最低的，我能夠不執著，於世出世間法不再執著，你成阿羅漢，佛法三個學位，第一個學位你拿到了。我們要明白這個道理，要了解事實真相。

真幹，章嘉大師跟我講過很多遍，真幹就是放下。無論大乘小乘，無論是顯教密教、宗門教下，沒有一個法門不講放下的。實際放下就是禪定，放下妄想、放下雜念。淨宗法門比一切法門最殊勝的地方，就是它有個很巧妙的方法讓你放下，不知不覺的放下，就是念佛。讓你心裡頭只念阿彌陀佛，除阿彌陀佛之外，其他的統統放下。實在說，一切念頭全放下，一般人做不到，那怎麼？保存一個念頭，一個念頭把其他念頭都擠出去，這法子妙，這就是念佛法門。我不是沒有念，有念，就一句阿彌陀佛，這一句阿彌陀佛跟西方極樂世界相應。

善護口業是什麼？善護口業護得最圓滿的、最到家的，我們見過，鄉下老阿公、老阿婆，一天到晚拿著一串念珠，阿彌陀佛、阿彌陀佛、阿彌陀佛。你跟他說什麼話，他跟你笑咪咪的，統統是阿彌陀佛回答你，他沒有第二句話。也不知道他聽懂了沒有，他就是笑咪咪的答覆你阿彌陀佛、阿彌陀佛。功夫到家了，確實把雜念，善念、惡念全都念掉了，都沒有了，就一句阿彌陀佛，他決定得生，而且往生的品位我想都很高，不是普通品位，這是修行裡頭上上乘的功夫。我們千萬不要輕視他，好像他沒有知識；他不要知識，知識都是妄想、都是雜念，他不要，他就要一句阿彌陀佛。所以了不起，真實智慧！我們這裡三個真實，真實之際、真實智慧、真實之利他全部都拿到了，走的時候預知時至，自在往生。

真正遠離生滅，就是對於一切生滅法不放在心上，這真離了。生滅兩個字就代表有為法，《金剛經》上說的，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」，有為法就是有生有滅。今天量子力學家告訴我們，物

質現象是生滅法，精神現象也是生滅法，自然現象還是個生滅法。不生不滅只有自性，自性沒有生滅，只有這是真的，其他的全是夢幻泡影。如果你真正了解、真正明白自然遠離，不再想這個東西了，不再把這些東西放在心上，這就叫遠離生滅。你看，自然遠離一切煩惱之垢，自自然然把一切煩惱，垢是染污，這些染污統統放下了。是以意業清淨無染，我們的心，意業就是心，心不造業了，清淨無染就是不造業。

「意業清淨」，心清淨了，「身口隨之」，你的身跟口也跟著清淨。你看會用功的人抓到要點，只要心清淨了，身口不要管它，自然清淨；抓不到要點的人在身口上下功夫，心不清淨，所以他身口永遠也不清淨，只可以說程度降低一點，他做得不徹底。徹底一定要在心，心覺悟了，心不染了，再不把這個東西放在心上，口清淨了。「於口業云不譏他過」。譏，譴責、毀謗，指責別人的過失，這個譏字含這麼多意思在裡頭，我們現在叫批評別人。「口業不譏他過者，實由於意業之不見他過也」，你心裡頭沒有別人的過失，你怎麼會去指責別人過失？心重要，所以我們要學。

古人常講良心、良心，我們的心是非常善良的，善良的心不要把別人的過失放在我們心上；把別人的過失、不是放在自己心上，自己的心就變成別人的垃圾桶，不是冤枉嗎？自己的良心當作別人的垃圾桶，給自己帶來一身的罪孽。別人的罪孽放在我心上，我的心就是罪孽。我沒有罪業，把別人的罪業統統變成我的罪業，錯了，真錯了！為什麼不把經典放在心上，不把佛菩薩放在心上？我們把別人的過失放在自己心上錯了，大錯特錯！這一放在心上，你的身也錯了、口也錯了，三業都麻煩，都不清淨。所以會修行的人把念頭管住，不容許自己有一個惡念。無論別人怎麼樣對待我，想讓我收集他的垃圾，我清楚，我決定不肯幹。這是修行的功夫，這是

本事，有這個本事肯定有智慧。為什麼？他把事情看穿了，真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永遠不當清道夫，不去收集垃圾。所以意業，心裡頭沒有別人的過失，你口裡頭怎麼會說！

「他者，一切有情」，不見他過，一切有情眾生。「進言之，則包括有情無情，萬事萬物之一切法。一切無過，本自無染。清淨本然，本自圓成」，這是《楞嚴經》上的話。什麼時候我們能真正看出來一切無過，這是什麼？佛眼看的、法身菩薩所看的，看到整個宇宙、看到十法界、看到六道輪迴、看到阿鼻地獄眾生都是清淨本然。為什麼說它清淨本然？那個相是幻相，是夢幻泡影，墮落在裡面的人他不知道，就像在作惡夢一樣。這個人在作惡夢，旁邊有修行人有定功，看到他夢中境界，知道那是個夢，受怎麼樣的苦還是一場夢，醒過來之後什麼也沒有。這個惡夢真的把他嚇壞了，嚇得一身冷汗，一覺醒過來之後，一場夢而已。三惡道是夢境，六道輪迴是夢境，永嘉大師說，「夢裡明明有六趣」，就是六道輪迴，「覺後空空無大千」，醒過來之後六道沒有了。醒過來是什麼？醒過來是四聖法界，醒過來一看，看到什麼？看到佛，看到菩薩，看到聲聞、緣覺，六道不見了，這是四聖法界。四聖法界還是一場夢，不是惡夢，是好夢，依舊在作夢。再一次醒過來真醒過來了，十法界沒有了，你見到一真法界，就是諸佛如來的實報莊嚴土。生到實報莊嚴土，這叫法身菩薩，《華嚴經》上所說的四十一位法身大士，他們都住在這個地方，這個地方是極樂世界。

這一句話，引用《楞嚴經》上的，萬事萬物之一切法，一切無過，過在哪裡？過在我們自己的分別執著，我們要沒有分別、沒有執著，就見到一切無過。分別執著是我們自己的嚴重煩惱，執著是見思煩惱，分別是塵沙煩惱，這兩種煩惱斷掉了，我們今天講放下了，你就是菩薩；兩種不能同時放下，放下一種，你就是阿羅漢、

就是辟支佛，不執著了。執著最粗、最明顯，分別比較微細，起心動念是極微細。能夠把見思煩惱放下就是不執著了，往生極樂世界生方便有餘土，他不是凡聖同居土。《楞嚴經》上這句話非常有名，「清淨本然，本自圓成」。

「如首楞嚴義為一切事究竟堅固」。這一句是翻譯首楞嚴，首楞嚴是梵語，首楞嚴是什麼意思？意思是一切事究竟堅固。這句話意思很深。一切事的現象是生滅法，一切事的理體是自性，所以從自性上看它究竟堅固。要看自性，不要看假相，因為假相是生滅法，那你就在現象裡頭見性了，這是什麼人？禪宗裡面說大徹大悟、明心見性，就是這個境界。見性見到什麼？見到一切事相究竟堅固。「又如《圓覺》」，《圓覺經》的境界跟《楞嚴》相當。你看這《圓覺經》上一句話，「諸戒定慧及淫怒痴，俱是梵行」，平等的及不平等的，戒是對治淫的，定是對治怒的，慧是對治痴的，怎麼可能說戒定慧就是淫怒痴？《華嚴經》五十三參，伐蘇蜜多女是淫，甘露火王是怒，是瞋怒，勝熱婆羅門是愚痴，這三位善知識，善財童子去參訪，戒定慧的圓滿。在哪裡圓滿？在這個境界裡頭圓滿了。為什麼？他不起心不動念，他就圓滿了。不起心不動念萬法平等、萬法一如，這境界高！法身菩薩禁得起考驗，極端對立的裡面他不起心不動念，不起心不動念，萬法一如。

我們在讀《華嚴經》，這三位善友，我們看到善財童子有禮拜、有禮敬，沒有讚歎。其他的善知識有禮敬、有讚歎、有供養，這三位有禮敬，沒有讚歎，有供養，就差的沒有讚歎，這裡頭表法意思很深。這個德，淫怒痴的德是密法，不是顯法，是見性的人得真實受用，沒有見性的人決定不行。《華嚴經》善財童子為著沒有明心見性的，所以不讚歎，決定不鼓勵人去學習。普通的人煩惱習氣沒斷，你接觸他造罪業，三途果報！淫是餓鬼道，怒是地獄道，痴

是畜生道，造這個業，三惡道去了。見性的菩薩，他不起心不動念，不分別不執著，他沒有造業，他完全是淨業，他沒有一點污染。

我跟章嘉大師，章嘉大師告訴我，密宗裡頭大法不是一般人能學的，告訴我，學密必須把顯教學通了；也就是說，在顯教裡頭開悟了，密是加行，幫助你快速成佛。什麼人有資格學密？老師告訴我，菩薩不學密不能成佛，一定要學。什麼時候？別教登地，初地以上，他就學這個法門，十地菩薩；那在圓教，初住以上，《華嚴經》上初住以上，明心見性、大徹大悟。密沒有別的，就是一般生活事上你統統禁得起考驗，無論什麼境界，善境界、惡境界都能夠不起心不動念，這就成佛；還要起心動念，你墮落了。所以我們明瞭，黃念祖老居士是密宗金剛上師，他告訴我，人民共和國成立到今天六十年，學密成就的只有六個人，全國只有六個人，往後大概學禪、學密的都不能成就，根器已經沒有了，他說將來唯一能成就的只有念佛求生淨土。他自己給我們示現，他老人家往生的時候是念佛，不是念咒，不是用密宗的方法。一天，告訴我，一天十四萬聲佛號，念了半年往生了。他學禪、學密、學淨土，也學教，最後完全歸到淨土，這是做榜樣給我們看。

「又」，這也是《圓覺經》上說的，「一切煩惱，畢竟解脫。是故一切平等，無有可譏者」。這個道理深！為什麼諸佛如來對於惡道眾生都尊重，都沒有譏嫌，為什麼？釋迦牟尼佛在《華嚴經》上說過一句話，「一切眾生本來是佛」，你要看他的本來，他本來是佛。現在雖然迷惑，他會覺悟的，他會回頭的。我們如果有真實智慧、有真實方便可以幫助他，沒有這個能力，隨他自己去，他自己會回頭。所以我們在分享教理的時候曾經多次說過，你這一生造的善業，你到人間天上去享福，那是什麼？善業要消掉。你造了很多惡業，你到餓鬼、地獄、畜生去消惡業。善業、惡業統統消掉，

自性清淨心裡頭沒有業。換句話說，三善道跟三惡道是平等的，都是消業的，好事，不是壞事，你造的業不消掉怎麼行！你真正懂得、明白了，善惡業都不能造，為什麼？出不了六道輪迴。菩薩怎樣教我們？教我們修淨業。淨業是什麼？善業不著善業的相，不要著相，你的業叫淨業，惡業不著惡業的相，真正做到離一切相，即一切法。離相是禪定的功夫！念佛也行，心裡頭確確實實只有這句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之外沒有一個雜念。行善不著相，三輪體空；造惡也不著相，也是三輪體空，事情過了，心裡頭痕跡都不落。這個道理很深。是故一切平等，無有可譏者。這是法身菩薩的境界，一切眾生平等，一切萬法平等，善惡平等，邪正平等，眾生跟佛平等，沒有可譏的。這個道理要真正懂了，你就常生歡喜心，跟諸佛如來一樣。與一切眾生相處，自己謙卑，禮敬、稱讚別人，一定現這種相，這教化眾生，給眾生做最好的榜樣。

下面第二句，『善護身業，不失律儀』。律是戒律，儀是儀則，儀是威儀；則，我們現在說原則、規則。《大乘義章》第十卷說，「言律儀者，制惡之法，說名為律」，就是戒律，「行依律戒，故號律儀」，這把名相做了個解釋。戒律的用意在哪裡？防非止惡。這後頭說它的大意，「所謂為律儀者，防惡止非之法，稱為戒律」，它是一種預防，叫你不要做。譬如五戒，這就是律，戒律。戒律跟善兩樁事情。十善裡頭，不殺生、不偷盜、不邪行、不妄語、不惡口，這是善，不是戒，人必須要遵守的。五戒開頭也是的，不殺生、不偷盜、不邪淫、不妄語、不飲酒。戒歸戒，善歸善，如果你沒有受戒，你殺生、偷盜、邪淫，你造的是不善業，你沒有犯戒，你沒有受戒。如果你受了戒，造了不善又犯了戒是兩重罪過、雙重罪過，這個一定要知道。

我過去跟李老師學經教十年，跟他老人家相處是一生，無論在

什麼地方總是念著老人，回到台灣一定去看他。這個老人告訴我們，戒律跟威儀是學佛的根本，而十善是做人的根本。五戒跟十善裡面相同的地方，那說明作佛的根本是建立在做人的基礎上，人都沒有做好，怎麼能學佛？五戒比十善講得更微細，《戒律全書》裡頭祖師大德說得很清楚。十善是佛門的根本法，小乘能夠把十善擴展到三千條。十善每一條都具足其他的九條，這就成為一百條；一百條裡頭，每一條又具足圓滿的十條。愈分愈細，分到八萬四千菩薩細行，分到三千是阿羅漢能做到的，菩薩能做到的八萬四千。所以我們看到很多佛像，佛像的上面，圓光的頂上，寫了三個字。這三個字多半是用梵文寫的，也有用藏文寫的，現在中文也有，它的發音叫「唵阿吽」。這三個字什麼意思？就是十善業。也可以說，十善做到究竟圓滿就成佛了；換句話說，只有佛才能把十善做到究竟圓滿，菩薩還不是真正究竟圓滿。我們不能小看它，不學戒律不知道，學了戒律才曉得。

現在佛法衰了，原因是什麼？戒律丟掉了，十善丟掉了，研究經教都變成了知識，不是智慧，你能說你做不到。自己沒有做到，說也說不清楚，要把它講清楚、講明白必須自己做到，自己有真正實習的功夫，做就是實習，你才能講得出來。所以受戒，章嘉大師告訴我，戒律受了要不能持就不能受，為什麼？天天破戒、天天犯戒，你這個罪、這個帳怎麼算法？讓我們想起蕩益大師，受完戒之後，他自己在佛前面把比丘戒退了，他只接受沙彌戒跟菩薩戒，一生自稱菩薩戒沙彌，這是對的。章嘉大師告訴我，你真正能夠做到一條，這條戒你就受了。佛菩薩知道，人不知道，受了做不到不行。五戒能做一條我就受它一條，沒有出家，少分優婆塞；五戒我能做到三條，多分優婆塞；五條都具足叫具足優婆塞，這是對的，這是正確的。有很多人把受戒當兒戲，受菩薩戒，美其名我是菩薩，

在法會當中我可以搭衣了，我是菩薩了，不知道麻煩事情很多。

我們要記住，諦閑老和尚那個鍋漏匠，諦閑老法師是給他剃頭，現了出家相，他沒受戒。老和尚只教他一句南無阿彌陀佛，告訴他念累了就休息，休息好了接著念，一直念下去準有好處。他念了三年，預知時至，自在往生。老和尚對他的讚歎，弘宗研教的善知識不如你。弘宗是禪宗的大德，研教是說講經說法的法師，比不上你；名山寶剎的方丈、住持也比不上你。你看人家往生，站著往生，往生之後還站了三天，等諦閑法師替他辦後事。記住，沒受戒。名義上沒有受戒，他戒有沒有受持到？他全都受持到了，他心裡一句阿彌陀佛沒雜念了，十善、五戒、沙彌戒、比丘戒他統圓滿了。這是章嘉大師講的標準，做到了，真受了。沒戒牒，世間人不承認，佛菩薩承認；你拿了一大堆戒牒，世間人承認，佛菩薩不承認。所以戒，最重要是心地戒品，你心裡頭真有。斷一切惡，行一切善，沒有利己（利益自己），念念是利益眾生，念念是正法久住，不為自己。《華嚴經》上說，「不為自己求安樂，但願眾生得離苦」，這個重要。所以律儀是防惡止非之法，這就是戒律，是預防，讓你常常想著，決定不能違犯，用意在此地。

現在這個社會，出家人也一樣，完全靠自己，為什麼？沒有人干涉你，沒有人管你。現在這個社會，是父母不能管兒女，老師不能管學生，出家人也是一樣的，說師父收了幾個徒弟能管？不能。你要把他惹煩了，他真的把你殺掉，你看兒女殺父母的，學生殺老師的。中國古人說「明哲保身」，記住不跟任何人結冤仇。時代不一樣了，識時務者為俊傑。古時候那個時代那要教，要認真，現在不行。現在很多學校，學生替老師打分數，學生很滿意，這個老師好，希望下個學期學校再聘請他，變成老師得巴結學生；學生評語不好，下個學期老師就失業了，沒人聘請他了。老師怎麼教法？我

在澳洲問過這些學校的教授，你們怎麼教法？他告訴我，我頭一次聽到，上課不要超過十五分鐘。那十五分鐘以後呢？講講笑話、開開玩笑，大家歡歡喜喜。是這樣的，我進到課堂去看確實如此。所以這才明白了，當年方老師不讓我到學校去旁聽，六十一年前。他告訴我，他說現在的學校，先生不像先生，學生不像學生，你到學校去旁聽你會大失所望。那個時候風氣演變成這樣，現在愈演愈烈，回不了頭。真想學東西，真想學東西很難得，特別給我開課程，在他家裡，一個星期上一堂課，兩個小時。我的哲學是這麼學來的，一分錢學費沒繳，老師真的熱心講解。最後把佛法介紹給我，給我講一部《哲學概論》，最後一個單元「佛經哲學」，我入佛門是佛經哲學入門的。

教育淪落到這樣，可悲，這社會怎麼能不亂！這災難怎麼能沒有！如果沒有災難，社會沒有混亂，因果就講不通，善因感善果，惡因感惡報。教育是根，根壞了全完了。今天要救社會、要救地球災難，從哪裡救起？從人心救起，什麼時候人心回頭向善，社會有救了，災難可以化解；如果不能回頭向善，這個事情難，真難！現在的災難非常明顯，頻率年年上升，沒有看到下降，而且災難是愈來愈嚴重、愈來愈可怕。連科學家都告訴我們，這網路上發布的，同學下載下來給我看。科學家給我們說，最嚴重的災難不是今年，二〇一二大災難開始，最嚴重的是二〇一三年、一四年，大概災難結束是二〇一五年，就是有三年大災難，這三年日子怎麼過！我們不去問他災難是真的、是假的，我們不問這個，我們要提高警覺，我們要有心理上的準備，要認真、要努力、要斷惡、要修善。

善中之善無過於彌陀名號。我們這些年搞清楚，彌陀名號確實確實叫萬德洪名，這句佛號，裡面包含無量無邊的功德，不僅僅是阿彌陀佛所修的，十方一切諸佛所修的一切功德都在這一句名號

當中，念這一句佛號就是念萬德。那怎麼修？真信，一點都不懷疑，真想往生到極樂世界。這句名號就像諦老所說的，一天到晚不要忘記，念累了休息，休息好了接著念。諦老的方法好，讓我們念佛一點壓力都沒有，走著念、坐著念、站著念都行，時時刻刻提起來別忘記，這就是修無量無邊的功德。這個道理很深，一般人真的聽不懂，我們也是在經教上搞了幾十年才搞明白、才搞清楚。所以我說，這句名號功德你真正搞清楚、搞明白，這個《無量壽經》至少要聽一百遍，這根紮下去了。真正得受用，那你得聽一千遍，你會死心塌地念這句佛號，什麼雜念都沒有。聽經重要，不聽經胡思亂想，造業！造的什麼？三途之業、六道之業、輪迴之業，幹這個。人生苦短，一百年一彈指就過去。我活了八十六年，想到記事的時候，三、四歲時候的事情就像昨天一樣。

所以戒律，佛制定的，幫助我們防非止惡，那我們的行為，起心動念、言語造作，就一定要「依止於戒律」，這叫律儀戒，這是佛菩薩幫助我們的。「又《行事鈔資持記》」這本書裡面說，「通禁制止」，這叫律，「造作有相」，這叫儀。「綜上之意」，把這前面兩段的意思合起來講，「依止戒律，體現於行儀，名為律儀」。戒律在哪裡表現？在我們日常生活當中。儀，就是我們生活的態度，中國古人稱為威儀，是我們的舉止都能夠合禮，不違背禮節。在佛法，佛法戒律跟儒家的禮非常接近。這是我們起心動念、言語動作的一個標準，這個標準已經失掉了，沒有人學它，很容易失掉。

我在初學佛的時候，我對於戒律不重視，我學經典裡的道理，這個東西很喜歡。那時候有個非常錯誤的觀念，認為戒律是生活行為的規範，佛經裡頭這種生活行為規範是三千年前印度人他們的生活方式，我們是中國人，有中國人的生活方式，何必學他的？我們

是現代人，怎麼去學三千年前古印度的人？這個觀念非常之深，章嘉大師知道。所以他要教我學持戒，依照戒律做，我不會服，心不服。他有善巧方便，因為我每個星期一定跟他見一次面。他客人多，忙的時候給我一個小時，平常是給我兩個小時，每個星期都要見一次面。我離開的時候，他一定會送我到門口，送我到門口給我說一句話，「戒律很重要」。輕輕的說，輕描淡寫，不很重，就說這麼一句話。

他老人家往生了，我跟甘珠活佛，我們大概有十幾個人在火化場。火化爐特別定做的，不是普通的，單獨給他做的一個火化爐，火化的。我們在火化場，甘珠他們住了一個星期，我住了三天，搭在帳篷裡頭。我就想跟他三年，他三年到底教我些什麼？這一句話很厲害，戒律很重要，說了幾十遍。我就好好想這樁事情，難道我想錯了嗎？真想錯了。我反覆的去想，想到什麼？佛法是出世間法，不是世間法，我以前把它當世間法看。世間法，中國三代的禮就不一樣，夏商周的法不相同，那是世間法，所以我們的生活方式要跟著時代修訂。戒律不能修訂，戒律是什麼？是出世間法，如果一修訂就變成世間法，那它就不能脫離六道輪迴、不能脫離十法界，所以它那個不能動，跟世間法不一樣。我想通了這一點，我才認真去看一些戒律的書。以前戒律的書不看，但是儒家的一些禮，《禮記》非常喜歡，有幾篇很喜歡。它頭一篇「曲禮」，「曲禮」有上下兩篇，那就是我們日常生活、就是《弟子規》，像「內則」，再重要的，「學記」、「樂記」。朱熹選出來的「大學、中庸」都是《禮記》裡的兩篇，「禮運」，我喜歡看這個東西。搞通了之後才曉得，戒律有它的作用，因戒得定，因定開慧，這才重視。所以老師要是不走，我不受這個打擊，我想不到這個事情。他走了，讓我三天反省，我明白這個事情，他給我說的這個話起作用了。今天時間

到了，我們就學習到此地。